

《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发布后沪上首例——“1元伤人案”以调解赔偿告终

仅仅为了1元钱的车费差价，乘客张先生将出租车司机刘师傅打成轻伤，被关进了看守所。3个月后，当案件移送至普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时，打人的张先生却被释放。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悉，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新修改的《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后，沪上第一例适用案例。

为1元车费伤人

去年10月的一个晚上，张先生在路边扬招了刘师傅的出租车。当车到达目的地后，双方在结算车费时发生争执。因当时正值本市出租车起步价从10元上调至11元的过渡期，为了1元钱差价，两人互不相让，继而下车扭打。刘师傅被醉醺醺的张先生推倒在地，腰背部撞到路面凸起的石块上。刘师傅当即拨打110报警，警方将两人带至派出所

调查。

警方在了解事发经过后试图调解。先动手的张先生表示愿意赔偿，但伤痛难忍的刘师傅提出要对方支付9万元赔偿。张先生对此不能接受，双方调解未果。

一个月后，刘师傅伤势经司法鉴定，系遭钝性外力作用致左眼部软组织挫裂伤，胸12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轻伤。张先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依法刑拘并逮捕。

检察官做“老娘舅”

今年2月，张先生涉嫌故意伤害罪案被移送普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由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轻伤害案件，根据相关法律政策，可以依法调解。

在提审了懊悔不已的张先生，接触了停工养伤的刘师傅后，承办

检察官发现双方的情绪都趋于稳定，张先生愿意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而刘师傅也觉得只要对方能对其遭受的物质及精神损失作出一定的赔偿，并不需要让对方吃官司。

于是检察官多次联系并约张先生妻子和刘师傅夫妇会面，让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就赔偿数额和给付方式协商，为顺利调解打好扎实基础。

今年3月，该案被移交给普陀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张先生一次性赔偿刘师傅人民币3.6万元，刘师傅则表示自愿放弃追究张先生刑事责任。一起刑事案件就此顺利和解。

【相关链接】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新修改的《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规定具有下列五

种情形之一的，依法决定不起诉：

-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老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

- 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的；

- 初次实施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的；

- 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

- 群体性事件引起的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属于一般参与者的。

本案犯罪嫌疑人张先生即属于五种情形之一。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何瑾

本报讯(记者袁玮 通讯员陈益俊)为了谋取朋友的房产，陈之屏、陈满珠将老朋友老游杀害，随即落入法网，被虹口区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该案在8月14日报送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

尸体浮现

今年5月7日上午，一具男尸漂浮在韶家桥附近的水面上。经确认，死者是退休工人老游，60多岁，系溺水身亡，死前曾被钝器伤害。警方侦查发现，陈之屏和陈满珠有重大作案嫌疑，在掌握了相关证据后，将两人刑事拘留。

辗转下手

5月6日晚，陈之屏将老游带到岳州路上一家小饭店。在前往小饭店途中，陈之屏在超市买了瓶可乐，将事先准备好的磨成了粉末状的28粒安眠药倒进饮料中。吃饭时，老游喝完了整瓶可乐。不久安眠药发挥药性，老游靠在墙上昏昏入睡。等老游睡熟后，陈之屏给陈满珠打了个电话，让她赶过来。

两人在饭店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将老游拖入车内。车到达江宁路桥，陈之屏将老游仰面拖到桥柱下，骑到他身上，用砖头砸他的头部。然而因为防汛墙太高，陈之屏没能把老游推下河。两人又拦了辆出租车，驶往九龙宾馆附近的小路，但因那里行人较多又未得逞。两人第3次拦下出租车，来到临平路边上的小路。当时已近晚上10时，陈满珠在一旁望风，陈之屏则将老游扶立在防汛墙边，用膝盖顶住游的臀部，再抓住他的双脚，把他倒翻入河中。

共谋房产

老游和陈之屏、陈满珠两人都是熟识的朋友，没有过节，为何会引来杀身之祸？今年54岁的陈满珠是安徽回沪知青，在上海打临时工，49岁的陈之屏是无业人员。两人得知老游有一处房产，便共谋杀害老游，再想办法把那套房子弄到手。

**失恋男子丧心病狂
美工刀片划花女友脸**

分手纠缠

25岁的陈东是河南人，2004年5月与同在桂林路上一家餐馆当服务员的胡丽(化名)相识。不久，两人坠入爱河。但好景不长，由于性格不合，两人经常吵架，胡丽提出分手。去年2月，陈东和胡丽正式分手，两人的好友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性格内向的陈东不愿就此罢休，几次三番纠缠胡丽。

去年3月11日下午，陈东又一次和胡丽见面，趁胡丽不注意拿走了她的手机卡。12日凌晨，胡丽打电话给陈东，要求其归还手机卡。当时陈东正在用美工刀片刮脚，接到电话就带上刀片去看胡丽了。

行凶落网

两人在漕宝路一条弄堂内碰面，陈东要胡丽和他一起去康健公园再谈。当时天正下着雨，四周比较黑，没什么人，胡丽拒绝了。陈东怒火上冲，一把将胡丽按倒在地，拿出随身携带的刀片，朝胡丽的头、面部连划数刀。

胡丽拼命反抗，但失去理智的陈东在划断刀片后仍不罢手，继续用断了的刀片行凶。看见满身是血的胡丽，陈东这才感到了害怕。之后，陈东逃回河南老家。

今年4月12日，陈东在上海被徐汇公安分局民警抓获。

留疤毁容

经医生诊断，胡丽因外伤导致头、面部和左手背等多处软组织裂伤，该损伤的后遗症相当于职工工伤十级伤残。

经一段时间治疗，目前胡丽面部遗留的疤痕累计长达10厘米以上。

“最贵清洁工”实为蒙受隐性侵权

经调解，公司支付怀孕女职员一定赔偿并同意其不必上岗

曾在一家外资公司担任资深策划的小亭(化名)，怀孕后接到一份换岗合同。尽管换岗后月薪仍是9000元，但工作岗位却是清洁工，小亭自嘲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最贵的清洁工”。此事在网络上引起很大反响。

前天，在市妇联的主持下，小亭和公司达成协议，双方在保持劳动关系、承诺不向第三方透露的前提下，公司给小亭一定赔偿，小亭不必上岗当清洁工。

白领怀孕转岗

今年5月21日，小亭得知自己所在项目组被解散，包括她在内的十余名员工将离职。公司在5月29日与她解除合同。此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7月27日，她在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陪同下去仁济医院检查，发现已妊娠13周。“按此计算，怀孕肯定是在5月29日合同解除日之前。”

7月30日，公司人事部提供给她一份“清洁工”的机动职位。合同上要求她从事包括扫厕所、清洗杯子之类的工作。尽管公司承诺给她原有的月薪，但小亭认为这是对自己权利的侵害，开始请病假，没再到公司上班。



田红 图

双方达成协议

小亭的事很快被反映到市劳动仲裁、市妇联等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司的这种行为虽然从法律上讲并不违法，但实际上是一种隐性侵权的行为。

公司老板之后承诺重新为小亭调整工作，让她不必再扫厕所，但仍要做些清理杯子之类的工作，此外，可为她安排休息室和医护人员。这仍让小亭难以接受。前天，在市妇联主持下，双方签订协议，承诺在双方保持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公司给予小

亭一定补偿，小亭不必当“清洁工”。

站起来说“不”

市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事提醒企业应自觉维护女职工的劳动权利，不要试图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侵害职工权利。

同时，女职工也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掌握基本法律知识，当企业侵害自己权利时，不能一气之下交辞职信了事，而是要勇敢地站起来说“不”。如遇到劳动纠纷，可向工会、妇联、劳动仲裁部门反映，并有证据保存意识。本报记者宋宁华

网上结缘“上海模特”

2004年9月的一天，尹先生在新浪网“上海不夜天”聊天室里，遇到一个叫“上海模特”的人，两人聊得很投机。“上海模特”对尹先生说，她真名叫“程惠”，1980年出生，属猴，住宝山地区，目前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月薪超过万元。当天两人就相约在尹先生家见面，并发生了性关系。程惠说有点私事要办，手头缺钱，向尹要800元，尹给了她。

过了几天，尹先生打程惠手机，邀请她来家里玩，她同意了。在尹家聊了一会儿，程惠又提出要1500元钱，尹只给了她1000元。程惠走后，又发过几个短信给尹，说要来陪尹，被他推辞掉了。之后的一年多，程惠就失踪了。

神秘“女友”再度现身

2005年7月，尹先生在上网时，通过QQ再次碰到了程惠，两人又聊了起来。程惠说因打麻将被紫外线灼伤，现在医院治疗，并问起尹的近况。尹说还没有女朋友，于是程

3次玩失踪 骗走10万元

“上海模特”原是已婚吸毒女

30岁的尹先生两年前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女友，然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两年时间里，女友竟然无缘无故“失踪”了3次。每次回来她都以各种理由向尹先生提出金钱上的要求，尹总是不忍拒绝。近日，由闸北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诈骗案，揭开了这个网名为“上海模特”的女友面纱：她早已结婚，从尹先生那里“要”来的近10万元钱，全被用于戒毒。

“子宫移位”要动手术

2006年5月的一天，尹先生的手机上，突然出现了程惠的短消息：“近来好吗？……有没有女朋友？”“希望能继续交往。”一直在思念着她的尹很高兴。

见面后，程惠故伎重演，立刻开口问尹要1200元，帮她交房租。

2006年6月8日，程惠打了一个电话给尹，说因为跟尹发生性关系，造成自己子宫移位，以前又有输

卵管堵塞的毛病，要马上动手术。尹听了又是担心又是感动，先后给了她近10万元，并提出要与她结婚。

她其实早已有丈夫

不久，神秘女友第3次失踪，在家人和朋友的提醒下，尹先生对程惠的反常举动也产生怀疑，遂报警。警方的调查结果令人吃惊：程惠用的是假名、假身份证件、假住址、假工作单位，有吸毒史，并且在2005年就已结婚了。

在审讯中，神秘女友对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她说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住院治疗的事，从尹那里得来的钱财均被她用于自愿戒毒开销。由于她同丈夫都染上了毒瘾，丈夫根本不可能提供资金让她戒毒。从网上认识了尹先生后，她就利用尹为自己戒毒提供资金。

通讯员 杨云 本报记者 江跃中

两名『损友』以故意杀人罪被依法批捕

房产

房产